

热历史

古代的“交通法规”

戚风

出行有道，行车有德，停车有序，现代人用交通法规规范驾驶行为，保证交通安全。那么古代交通工具混杂，道路狭窄，人们是怎么解决交通安全问题的？

第一本交规手册

唐朝的《仪制令》为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，也是我国最早用于交通管理的书，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

这种始于唐代、盛于宋代的交通法规，带有法规的强制性。

我国古代交通工具简单混杂，有车、船、轿子、牲口几大类。车类主要有太平车、囚车、陷车等，船类主要有官船、哨船、渔船、快船、战船、大小海秋船(也属官船)等。轿子类主要有山轿、兜轿、凉轿、暖轿等。牲口类主要有马匹、驴、骡等。面对交通工具混杂、秩序混乱的现象，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，朝廷下诏，令京都开封及各州在城内主要道路悬挂木牌，上书《仪制令》作为交通规则，人人都要遵守。到南宋，这一交通规则又由各州扩大到各县，而且由悬挂木牌发展到刻石立碑永久示人。

具体来说，古代的交规主要分为四个层面。

第一个层面：贱避贵，即老百姓要让官员先行。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封建王朝的尊卑观和森严的等级制度，即便在交通法规中也不会忽略这一点。

第二个层面：少避长，即年轻的要主动让年长的。这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中华美德和思想，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。

第三个层面：轻避重，即负重的车要让负重的车让行。这不仅体现了“礼让为先”的思想，而且也能有效地避免交通事故，减少交通伤害。

第四个层面：去避来，即出城的要让进城的先行。进城是为了办事，而出城一般是为了回家，政府当然得考虑其中的缓急。毕竟旧时的城门不是很宽敞，且只设有几个门，不像现在的道路四通八达。由此可见，古代的交规重在礼让和文明出行。

雪天打车难

古代的路况较差，道路大多崎岖不平，有雪时路滑，雪化后泥泞，



▲魏晋“豪华座驾”通轲(xiǎn)车



▲独轮车



▲唐朝“公交车”油壁车



▲轿子

相当难走。为此，清代朝廷制定了一些“交通规则”，尽可能减少雪灾期间的交通事故。

《大清律例》规定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，赔偿医药费，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。如果把车撞死了，打一百大板，坐牢3年，另外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，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。

现在一下雪，可能会出现出租车私自涨价的情况，清代亦是如此。

据史料记载，嘉庆年间，某文士客居沧州，适逢大雪天，本来在沧州地面雇一驴车，一天只要400文钱，因为下雪，车价涨了一倍，该文士感叹道：“雇驴冲雪不容易，日费青钱八百文。”

有时候多掏一倍车价，也不见得能雇到车，因为下雪天车夫生意极好，“雪地呼车时辰久，靠着门旁叫腿麻。”这跟现在雪天市民出门一直打不到车的情形很相似。

由来已久的左侧通行

春秋战国以来，主人迎接客人时，都习惯在路的左边等待，史上称为“左迎”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古人习惯靠左行驶，当被迎接者沿着路

的左边缓缓驶来的时候，从迎接者的角度看，对方其实是从路的右边过来，于是迎接者就在路的左边等待，双方相遇时，刚好分别站在路的两边，中间留出一块地方，既方便行礼，又不妨碍其他人通过。

清朝末年，政府成立巡警部，颁布的交通法规完全是欧洲式的，于是靠左行驶就变成了靠右行驶。

晚清兰陵忧患生著有《京华百二竹枝词》，其中一首竹枝词专写新交规颁布后的北京交通：“靠右边行分两旁，章程订立本周详。马车自有通融法，飞走中间亦不妨。”说明有很多司机不遵守“新交规”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沿袭了这一规则。

古代交通事故的处理

在古代，如果违反交通法规，会受到怎样的处罚？

首先，在我国古代，处理交通事故也有一套官方的责任标准。

唐代，“驾”是指马车在城内高速行驶，是被严格禁止的。在路上驾车狂飙，后果非常严重。《唐律书义》记载，凡在城内高速行驶者，将被处以鞭笞五十。如果造成人员伤亡，就以伤害罪论处；如果是明知故犯，则以故意杀人罪论处。这一规定体现了唐代对快速驾驶的严格禁止，为社会安全提供了保障。

唐代时，“封建五刑”的刑罚制度已经形成，对“驾车”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也比较科学。根据后果的严重程度，刑罚从基本的鞭打到流放、斩首，涵盖了比较全面的刑罚种类。与现代社会相比，古代交通违法后果很严重，可能会被流放到三千里之外去当苦力，处罚也相对严厉。

总体而言，古代交通规则的形成和完善为社会提供了秩序和安全，官员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也有明确的标准。虽然形式和手段不同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，与现代社会的交通法规密切相关。 (《上海法治报》)

文史拾零

女子生日雅称“悬悦之辰”

某书中写道：“古代诞生礼俗，生了女孩就在门的右侧挂一条佩巾——悦，后因称生女为悬悦，女子生日即称为悬悦之辰。”其中三处“悦”均应为“幌”。

幌，读作shuì，指古时的佩巾。古代，孩子一出生，就得向有关人员报告喜讯。这一传递喜讯的过程就被称为报喜礼。据《礼记·内则》记载：“子生，男子设弧于门左，女子设幌于门右。”这就是最早的报喜礼形式：生男孩在门左挂弓，生女孩在门右挂佩巾。后因此称生男为“设弧”或“悬弧”，称生女为“设幌”或“悬幌”。后世的报喜礼尽管各地习俗有所不同，但都暗示着人们对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之情。但不能因此把“幌”写成“悦”。

“悦”“幌”相误，当是形近所致。(《咬文嚼字》)

史海钩沉 文人墨客与西山毛驴

大焱

说起西山(系京西诸山总称，下文中提到的金山、瓮山、玉泉山、香山、阳台山等皆在此列)和毛驴儿的渊源，还真能梳理出一长段故事。

明代文学家李流芳在游记《游西山小记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予信宿金山及碧云、香山，是日，跨蹇(毛驴儿)而归。由青龙桥纵蹇堤上，晚风正清，湖烟乍起，岚润如滴，柳娇欲狂，顾而乐之，殆不能去。”

清末考中进士，后步入仕途的籍忠寅在《骑驴游香山一周》一诗中更是直入主题：“无尽清泉万古流，白云不动千山秋。偶随云影依依驻，更恋泉声缓缓流。遇树低时频屈背，到峰高处屡回头。稳乘驴背登临遍，不必层岩起石楼。”

民国初期，香山慈幼院教师袁泉《观香山红叶凋零有感》写道：“驴背依然吟葛岭，半闲犹自谈风月。”

20世纪20年代的香山慈幼院曾住着一个文人，他被人介绍给了这里的院长，也是他的阔亲戚熊希龄，在图书馆里谋到了一份差事。那个时候的香山和城里之间是一条石板道，往来其间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毛驴儿。一本关于他的传记里说，他的生活穷困潦倒，根本雇不起毛驴儿，若想到城里的书报摊上翻一翻书，就要独自走上四个钟头。这个人就是沈从文。

可惜的是，如今香山没有了商业味儿更浓的马，供人骑乘的毛驴儿已经找不到了。穷困的沈从文走在西山道上，响铃清脆、四蹄欢快的毛驴儿曾掠过他的身旁。(《北京日报》)

文史漫步 宝剑缘何唤青锋？

古诗词里，常会见到“青锋”二字，用于指代宝剑。譬如宋代钱昭度诗曰：“袖里青锋秋水寒，谁疑双燕是金丸。”明将俞大猷诗云：“匣内青锋磨砺久，连舟航海斩妖魃。”祝枝山也有《宝剑篇》传世：“我有三尺匣，白石隐青锋。”康有为也曾赋诗言志说：“抚剑长号归去也，千山风雨啸青锋。”那么，宝剑缘何唤青锋呢？

宝剑号称百兵之君，中国人一般都见过，提起来寒光逼人，舞起来如雪花般重重叠叠，煞是好看。按说它应该称白锋或雪锋，可古代诗人们似乎很固执，几乎没有这样用过。那么有没有青色的宝剑呢？自然是有的，不过那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，春秋战国时就有青铜宝剑。

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，在纯铜(紫铜)中加入锡或铅的合金，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，与纯铜(紫铜)相比，青铜强度高且熔点低。青铜铸造性好，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。青铜发明后，立刻盛行起来，人类历史也就进入了青铜时代。我国很早就用青铜铸造宝剑，像春秋末年的越国铸剑大师欧冶子就铸成龙渊(龙泉)、泰阿、工布三把名剑。湖北荆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，出土时插在漆木剑鞘里，出鞘时仍然寒光闪闪，耀人眼目。

战国至秦汉，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，铁剑、钢剑逐渐取代了青铜剑。不过，古人推崇上古，加上自欧冶子、干将之后罕有铸剑大师，青铜剑锋利的印象镌刻在古人的记忆里。这大约是古人把宝剑称青锋很重要的理由。还有，青这个颜色在汉语里是个很奇妙的存在，它可以指绿色、蓝色、黑色、紫色，甚至有时还可指代白色。像青霜指白色的霜，有时也比喻白发。而青云似乎也是指白色的云。有了这么神奇的色彩，古人以青锋代指宝剑也是很自然的事了。(《西安晚报》)

谈古论今

闭门造车

杨文静

闭门造车，按照现在的理解，是用来比喻办事只凭主观想象，不管是否符合实际。其实，闭门造车原来的意思与此完全不同。

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《中庸或问》中称：“古语所谓‘闭门造车，出门合辙’，盖言其法之同。”

据《汉语大词典》解释，朱熹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只要按照同一规格，关起门来制造车辆，使用时也能和路上的车辙完全相合。

辙是车轮在路上碾过的痕迹，合辙就是车轮与车的轨迹相合，保证合辙的前提是：按照同一规格造车。

这使人想到成语“书同文，车同轨”，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今，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。”意思是车轨相同，文字相同，形容天下统一。秦始皇统一天下时，不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吗？

轨指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，只有保证“车同轨”，闭门造车才能出门合辙。

出门合辙也可以单独使用，用来比喻才学适合社会需要，比如称赞一个人具备出门合辙之才。

我们现在常用闭门造车，则是讥讽出门不能合辙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《救亡决论》中称：“自以为闭门造车，出而合辙，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，果相合否？”

还有不少古语，传着传着就掉了一半，意思发生改变，这里再举两个例子。

优柔寡断的人凡事都要“三思而后行”，其实《论语》中的原话是：“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子闻之，曰：‘再，斯可矣。’”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多次才行动。孔子听到了，说：“想两次也可以了。”

靠谱的人往往标榜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《论语》中的原话是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硃(音同坑)硃然小人哉。”孔子的意思是说，言语一定信实，行为一定坚决，这是不问是非黑白而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啊！(《洛阳晚报》)